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62

門 口 12
類
卷

閔公二

葉氏

冬齊仲孫來

仲孫者何齊大夫仲孫湫也何以不名貶也何以不言使不與其使也外大夫不徒出盟當言盟聘而來者也齊侯既與公爲落姑之盟矣謂魯難爲未息則問罪伐之而已以爲已息則何難焉齊侯之失也湫大夫也大夫非公事不受命非所來而來湫之失也雖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而不能使齊侯討慶父姑曰難不已將

自斃是養亂也雖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而不能使齊侯保閔公姑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是懷安也則亦從君而已矣故於齊侯則奪其使於仲孫則奪其名葉子曰春秋大夫以名見而不名者所以爲貶也仲孫湫以奪名爲貶則與殺大夫無罪而不名者何辨殺大夫不名官舉之也尊之故不名貶大夫不名氏舉之也略之故不名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推其祖之所自出之祭也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有二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者也何以言於莊公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外于廟莊公之主未外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葉子曰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一過是而毀矣以爲親盡而迭毀者禮之所不得已而非其情也時一變而祭之者親廟也而毀廟不及焉故謂之祫喪畢而舉之自是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之主皆及矣五年而再祭者毀廟也而祖之所自出不及焉故爲之禘以祫之明年舉之自是二年而復禘則祖之所

自出亦及矣然是天子之禮也古者不王不禘諸
侯不得祖天子則祖之所自出不敢僭故諸侯祫
而不禘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太祖不敢越故大夫
享而不祫其曰大夫士有大事賜於其君干祫者
此禮之不以爲常者也故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
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魯之得禘以周公之
賜也周人禘嚳而魯以禘祀周公豈周以嚳爲祖
之所自出文王配之魯以文王爲祖之所自出而
周公配之有爲之降殺者歟禮廢久矣世之學者
猶及見魯禮者以春秋所書也然而春秋見禘而
不見祫何也以爲祫者諸侯之所得爲合於禮則

不書其因事而見則謂之大事諸侯之祭莫大於
祫也禘非諸侯所得爲而魯以周公之賜合於禮
亦不書則因事而見以著其名者特以別其非所
爲而爲爾禘祫之時於禮無見吾以孟獻子之言
推之所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
可以有事於祖考是在魯雖爲僭然實周之舊制
歟蓋郊天事主乎陽故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陰故
以夏至魯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者不得全
同於天子則以夏之四月也乃僖公以七月禘于
太廟者是用獻子之僭言爾春秋所以著之也惟
祫無所據而文公以八月大事于大廟此躋僖公

有爲爲之未必其節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此弑也何以不書弑内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弑不地則知其爲弑也葉子曰季子來歸見貴於春秋然叔牙將弑君而季子殺之慶父弑子般而季子不能討乃使復致閔公之禍則季子得無貶乎春秋之與奪有正之以法者有揆之以情者正之以法所以立天下之教揆之以情所以盡天下之變魯之權在慶父矣外挾霸主之令内恃國人之心此季子之所以得歸也然齊侯雖盟於落姑其志未果於討慶父方使仲孫湫來省難則慶父無

深畏於齊而權猶在已豈季子一朝所能奪哉是以姑吉禘於莊公以示宗廟之重徐以待其釁此季子之所能爲也慶父知國人不與而季子未可動終不能保齊侯之不討已則惟有篡閔公而君臨之猶可以苟存此季子之所以不能知也使季子始得國而即誅慶父不幸不能勝身死而慶父無與制雖閔公其可保乎則魯固慶父之國矣二者權其輕重寧失之緩不可失之急故終能圖慶父而不喪其宗國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不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子般之弑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于鄧扈

樂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
齊閔公之弒慶父簒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
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已亦無
能爲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公爲重
而不遽討之也僖公立則慶父自不能免矣故直
書慶父出奔莒而不著季子奔邾春秋終始之意
也葉子曰公羊以牙欲立慶父而季子殺之以爲
遏惡故將而不免慶父親弒二君而不誅以爲不
可及故既而得免夫弒君之惡一也豈未弒者以
遏惡不免已弒者反以不可及得免乎是蓋不知
季子以僖公爲重之意陳佗殺於蔡春秋不以爲
緩而桓公得葬慶父召於莒而殺之固已討矣何
免之云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也何以不言
名褒之也閔公弒慶父奔季子與僖公方遍邾齊
侯使高子以南陽之甲至魯未知其窺之歟平之
歟齊侯之命高子將曰可則盟不可則不卒與季
子立僖公盟國人而定其位則高子之爲也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高子遂之善者
也君子於是褒焉不言使制在高子也前定之盟
曰來盟楚以屈完來盟齊完能服罪以尊王故得

名氏齊以高傒來盟魯傒能立君以定國故得稱
子是以春秋之辭一施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此高克之師也鄭伯惡高克而反暴其兵於外久
之不召衆散而歸非師之棄鄭棄其師也葉子
曰是高克之奔陳者也春秋何以不書高克出奔
而獨志鄭之棄其師乎蓋鄭伯之所惡者高克爾
而師何罪焉凡戰而敗績雖君將猶稱師以衆爲
重也今狄入衛鄭伯以禦狄爲名而出高克遂并
其衆而不返夫誰與爲師哉東山之詩曰我徂東
山慆慆不歸夫周公之征三年矣而士無歸志使

有天下而用其師如此孰有能棄之者是在易之
師所謂地中有水者以爲畜衆之道非鄭伯之謂
矣故以鄭一見法焉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僖公閔公之
庶兄也而閔公已踰年親之非父也繼之如父者
臣子一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前未有言伐邢者何以言救備狄也狄
與邢爲怨久矣前年伐邢而齊救之未得志也故

今入衛而三師爲之備焉次者有待之辭也凡救不必皆交兵苟可排難解紛者皆救焉敵未至而前爲之備則先言次而後言救次其意也救其事也敵已至而後爲之援則先言救而後言次救其事也次其意也直救爲救次而救亦救要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故滅無善辭救無惡辭葉子曰吾何以知次言救之爲善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然則救之爲言亦非有惻隱之心者歟孰利之而使趨也孰迫之而使進也亦曰吾心而已矣則救豈有不善者哉春秋救而言次者二聶北也雍榆也學者皆言雍榆救晉先救後次而齊無聞聶北救邢先次後救而邢遷于夷儀爲以不果救見貶於春秋夫三國於邢利害未有相及也如欲不救則勿救而已矣何用入其地而復止待其遷而後爲之所乎三師能救邢不能使邢常存邢之遷自遷也非亡也邢不待伐而先救晉已伐而後救之吾以聶北之功有大於雍榆者是以知三師非得罪於春秋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自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何以再目齊師宋師曹師救一事也城一事也歸而復城者齊侯之志也凡城而遷者專也遷而爲之城者正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也公薨地不地故也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何以不言薨于齊非薨于齊也薨于齊則可言歸夫人之喪曰齊人以歸者喪非齊人之可以歸也

楚人伐鄭

荆自是始稱楚荆其自名也楚中國之名也蓋將變而從中國矣故前伐狄曰荆今始加之人荆人來聘臣之辭也楚人伐鄭君之辭也君臣猶同辭以爲是無別於君臣者則亦無別於君臣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穀

此齊侯之會也邾人以微者會乎非微者也夫人嘗孫于邾矣而齊侯殺之於夷蓋取之於邾也齊取子糾於我殺之猶爲之辭則取夫人於鄰殺之我不得與之並會公可以辭矣故邾稱人若非其君然所以病公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夫人之故也齊可以取夫人於邾義也霸者也我不可許夫人與齊道也子也故不敢以椹之盟無討於邾君子以魯爲近於道矣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魯地也拏莒大夫之再命者也蓋責慶父之賂而不得故來伐我莒知其拏死之凡諸侯戰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不稱姜貶也文姜之罪未有以討之者也故於其孫貶之其惡以孫著也哀姜之罪齊討之矣則孫不必遽見也故於其討而喪歸著之其惡以討著也文姜得罪於夫故去姓與氏哀姜得罪於子故去姓存氏不於薨貶霸主之令也喪至而後貶春秋之義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外城邑不書此何以書城衛也狄入衛殺衛懿公戴公文公廬于曹而不能國齊侯與諸侯遷衛於楚丘而城之何以不言城衛不與諸侯之得專封也諸侯城之則何以獨言城楚丘衛非諸侯所得城故爲之辭若城其內邑然古者大封諸侯告于后土須祀於其國土其地而制其域爲之畿疆而設其社稷非天子莫之敢爲也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有相滅亡諸侯力能救而救之與之則亂法不與則滅國無與興也故與其實不與其文以楚丘言之云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滅虢也虞貪晉賂許之假道而請先伐故序晉上疾之也下陽虞虢之塞邑也邑不言滅虞恃虢虢恃下陽無下陽則無二國矣故以下陽當二國也葉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有天下者固不在險也然在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聖人有時而用險矣所惡於險者爲其恃之而不爲德也苟德之脩雖險猶將設之況可守而不守乎虞虢之相爲援宮之奇蓋知之矣曰脣亡則齒寒豈特滅國乎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古之人蓋有推其所以滅而知其滅者也恃其非所恃則雖浚洙見譏不守其所可守則滅下陽亦不免於罪夫亦必有德者然後無所恃而不失其守故以虢一見法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

歷時而言不雨者閔公者也有志乎民也歷月而言不雨者不憂雨也無志乎民也歷月而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

徐始見書人狄之也舒附庸之國也葉子曰荆九州也鬻熊受封在荆之楚而非荆也故謂之荆楚而楚初以荆自名者僭荆而有之也其後復中國之稱故言楚舒亦荆之別也故謂之荆舒其不曰荆者以舒自名而已其後復有舒鳩舒蓼舒庸者蓋又舒之別所謂羣舒者也名從主人君子無所加損焉

六月雨

記喜也書不雨矣則不書者皆雨也何獨志於僖公歟僖公書不雨者四皆以月見僖公有志於民而閔雨者也則僖公之雨宜喜矣僖公之喜皆雨也何獨志於六月歟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宜喜矣葉子曰水旱堯舜之所不免也然古之人不以是歸之人而必反之己故湯有六事自責者矣春秋十有二公而不雨獨見於僖文蓋憂雨者有矣莫勤於僖公故以歷月見而志雨不憂雨者有矣莫慢於文公故以歷時見而不志雩夫文公而無雩則雨之得否亦何以為心哉雖旱亦不書也僖公有志雨文公無志雩是民事之不可不重也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盟者前定之盟而往涖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蔡自莘之敗楚以獻舞歸後十三年北杏之會一以人見又明年而楚復入之自是齊侯霸不與諸侯會者二十有三年蓋懼楚而屬之以爲與國也齊侯將有事於楚故觀兵於蔡先楚而侵之蔡人知楚不足恃而齊爲可畏是以不

與蔡侯而潰楚於是乎始服蓋善之也葉子曰左氏記侵蔡以爲蔡姬之故夫小白之霸攘夷狄而抗中國莫大於此舉苟以一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也昔者湯征諸侯葛伯仇餉湯始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小白一征自蔡而蔡潰雖楚之強不敢不聽天下之不難服如此惜乎小白之不能爲湯也

遂伐楚次于陘

遂繼事之辭也齊之侵蔡志在楚也故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伐之道也古之伐罪者必有威讓之令

文告之辭不遽加之兵也齊蓋命於楚曰爾貢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反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蓋未之服焉進而次于陘屈完來盟于師始退而盟于召陵以是爲伐之道也葉子曰昔者稱管仲曰相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在此伐也歟然而辭無所褒何也春秋王道也自伐楚而言中國所賴以安則雖管仲以爲仁可也自王道而言則小白亦霸而已矣天下何取於爲霸故小白之事管仲之功春秋未嘗有異辭而爲公羊者乃始進之爲王者之事挈小白以爲

春秋每致意焉盟不日會不致有過則爲之諱穀梁從而和之山戎之伐以人爲愛蔡丘之會以日爲美梁丘之遇以辭爲大夫春秋豈區區於一小白哉信斯言也是將率天下以爲霸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然春秋未嘗與戰也吾亦以爲小白於諸侯亦彼善於此爾而何褒焉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必孟子而後能知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于會稱會卒不言卒于師非卒于師也疾而返卒于道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嫉夷狄之大夫皆言人屈完何以不言人進之也諸侯次于陘楚使屈完來觀于師未知其窺之歟服之歟楚子之命屈完將曰可則盟否則不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曰與不穀同好如何屈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社稷辱收寡君之願也則屈完之爲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屈完遂之善者也君子於是進焉不言使制在屈完也盟于師楚志也盟於召陵齊志也盟而後退師其成在楚退師而與盟其成在齊故再見盟焉以齊爲善

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濤塗畏齊師之道其境以病陳使出於東方齊侯以申侯之譖執濤塗不責其師之病人而責人之不忠已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不言主師內之微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侵蔡也何以致伐楚侵蔡所以伐楚致其本事也葉子曰至諸侯返而告廟之禮也出而告者必

以事則歸而告亦必以其前所告者春秋從而書之此禮之常也何以或不致其本事非故異之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者異爾桓公之會本以伐楚而先自侵蔡始楚服而與之盟蓋伐之後事歸自宜以伐楚告而穀梁氏不察曲以為義謂有二事偶而或致後事或致前事以為大小之辨者故謂此謂致後事而大伐楚以新城救許致伐鄭為致前事而大伐鄭夫新城之役出而告者伐鄭而已楚人圍許而遂救許此乃伐之遂事既非其本事則歸安得而告乎至於柯陵蕭魚之會皆不悟其會伐本以服鄭而後會為言或曰不周乎伐鄭或曰得鄭伯之辭皆不知經而妄意之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殺世子何以目君甚之也故母弟亦云葉子曰殺公子以國與人公子國與人可得而殺也殺世子母弟不以國與人世子母弟非國與人可得而殺也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非其父不父兄不兄而誰敢殺乎昔者萬章嘗問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

放焉以爲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夫惟知親愛之出其性則雖有罪固不殺也況無罪而殺之乎世衰道微有子弒父弟弒兄者故春秋之爲教殺世子母弟特以其君責之蓋曰能爲人父然後可正天下之子能爲人兄然後可正天下之弟亦各反其性而已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歸寧也莊公哀姜死伯姬歸寧固罪矣曰朝其子則志乎以子見而已曹伯猶不得使其世子來朝伯姬而可朝其子乎我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而與之朝我亦與有罪也

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襄王鄭也殊世子尊之也天子之世子世天下諸侯之世子世其國皆不可以齒其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間無中事而復舉諸侯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盟者所以結信不敢以所不信加之於尊者也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再地首止善之也惠王欲立子帶而廢世子小白欲置之則無以尊王室欲爭之則無以奪惠后故率諸侯盟世子而會焉諸侯相與奉鄭而世子之位定矣天子

在而名世子世子舍父而從諸侯以道則不正也
世子定而王室安以小白之義則正也君子蓋以
是善焉葉子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書之重
辭之複其中必有美焉樂道人之善而惡人之不
善天下之情一也樂之故每以爲不足一言不已
至於再再言不已至於三君子猶以爲未也惡之
則唯恐絶之不速拒之不嚴一言之已過矣而肯
至於再乎故春秋會盟而再目地惟四而已首止
也葵丘也宋也平丘也以爲會盟非諸侯之所得
爲吾既槩以爲罪而一正之矣後世有繼世不以
道而亂世嫡定之如首止者守國不以禮而慢王

政率之如葵丘者強弱相陵而窮兵不已和之如
宋者夷狄亂華而滅人之國正之如平丘者不少
假之則天下終無與立也故待天下之變而有出
於不得已者各於其事一見法焉春秋之義也

鄭伯逃歸不盟

何以不曰逃盟有不盟之心而後棄而歸也盟者
諸侯之所同也不盟鄭伯之所獨也舍所同從所
獨苟以其身竊去焉則逃而已矣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
執虞公

下陽滅則虞虢爲已滅故虢亡不書滅虞亡不書

滅獨志執虞公焉所遺者惟其君而已不言以歸
虞爲已滅則虞公不得有其國猶若執之晉也晉
假道以滅人而復滅其所假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虞稱公或曰商之故爵也或曰嘗入而爲王三公
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新城以新城爲伐也
伐者問罪之師不于其邑非伐也爲後齊人伐鄭起也葉子曰伐以問罪非志於得也服之
而已宋伐鄭而圍長葛楚伐宋而圍緡君子以爲非伐之道故見圍焉此伐鄭而圍新城蓋鄭未服
罪而施之於新城未遽加兵於鄭此霸主之令也
則何以與長葛及緡同辭蓋宋楚以一國而伐此
以諸侯而伐以一國而伐固有私之者矣以諸侯
從霸主而伐其誰取于一邑君子宜無疑焉乃其
不即問罪於鄭使楚得圍許而遷其師致齊人再
伐而後服則諸侯未得爲無罪也其情雖與宋楚
異其事則與宋楚同故其辭一施之此君子所以
慎於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遂繼事之辭也此圍鄭之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

再見也

冬公至自伐鄭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九

葉氏

僖公二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齊既再討鄭逃盟之罪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所由來矣乃用陳轅濤塗之譖殺申侯以說於齊申侯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有國殺有人殺國殺者大夫有罪而君殺之君亦有罪而累上者也人殺者大夫有罪而人殺之國人皆曰可殺者也古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大夫國體也挈國與人殺者大夫之罪也挈殺其大夫者其君之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小國之亦有三卿歟五等諸侯之臣其命數則有閒矣而卿大夫之名未之有別也蓋爲之國者大小雖不同而設官分職之事則不可殺一官闕則一事廢矣既與共王事則未有不命於王者所以尊王也如是役也猶有私爵人而贖其官者況略之而無所受命乎則以爲二卿而不命於天子者記禮者之失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欨鄭世子華盟于寧

母

陳欨鄭華何以得與盟諸侯有故則世子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周道也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欨盟于洮

王人微者也序於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請盟也霸主有帥諸侯以共盟諸侯無乞霸王以請盟盟諸侯之所得爲也鄭伯殺申侯以謝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寧母之會以世子來

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故洮之役以王人
會黜鄭不得與鄭伯於是懼而請盟乞盟猶乞師
也有得不得焉師非我所有乞猶可言也盟我所
得爲乞不可言也有諸侯之會不能正其事乃至
於下人而請焉賤之也

夏秋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而禘禘之節也何以書不正其用之以致夫
人且僭天子也夫人者何成風也成風僖公之妾
母僖公欲尊之以匹嫡故因禘致於大廟始見其
祖考爲夫人不與非禘之道用禘者也成風遂爲
夫人矣故後薨以夫人風氏見不稱用致夫人風

氏如辭也蓋魯自是以妾匹嫡致其志妾母之始
而不言風氏其義則甚乎以風氏見也周之禘以
七月日至魯之禘以季夏六月而禘僭天子
也葉子曰三傳言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
聲姜夫哀姜之爲夫人固在莊公之世矣雖以罪
討於齊僖公未之敢黜也故其歸曰夫人氏之喪
至自齊何用至是而始致之乎聲姜不書至蓋僖
公之娶在即位之前也以齊媵而得於傳無聞焉
審僖公果以是易嫡則於至之日已定之矣何待
禘而後始致之乎此皆理之必不然者吾固以穀
梁之言爲正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王之太宰也何以言周公太宰而兼三公者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以六卿有道者兼焉王人不得繫周宰周劉子單子不得繫周宰周公得繫周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體者也宋子夷喻年之君也葉子曰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故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夫非禮之禮大人不爲也其可有三年之愛而不盡於父母歟則雖伯禽爲之固不以爲常也而況因之以爲利乎秦伐鄭晉襄公墨衰絰而敗之殺春秋敗而稱人君子之惡奪親也甚矣故春秋諸侯會征伐在喪而出與者或踰年或未踰年各以其實書之無所加損焉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也而穀梁獨以宋桓公未葬背殯出會爲無哀然則衛燬卒成公既葬而會於洮亦書子則無貶乎彼固未知春

秋之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未適人不卒伯姬卒許嫁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字之不名列於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笄而字之列于成人二十而嫁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亦以成人之禮卒焉葉子曰內女嫁爲夫人則卒以尊同也爲大夫妻則不卒厭也何以許嫁而卒之歟曰各以其服爲之稱也女子在室爲父母期故父母爲之報也未嫁者服齊衰三月適人則服大功不以齊衰薄大功之喪止未嫁所

以有加於已嫁者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也再地葵丘善之也首止之會既已正父子而尊王室矣故於是合諸侯而授王政焉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諸侯於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咸諭乎小白之志君子蓋以是善之也葉子曰惠王崩而襄王始立天子在喪

可以王臣而會諸侯歟襄王之立非惠王之意而
惠后猶在首止之盟雖已定而諸侯不能保其無
如鄫伯之逃盟者則襄王固未知得終安其位也
此霸主之所當憂則請於王而與之盟王亦出內
臣而臨之有不得已者是以無易樹子猶載之初
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君
子不得不與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奚齊未踰年未成君也
故言其君之子未成君則不可以弒名故稱殺焉
葉子曰弒君天下之大惡也可以未踰年而薄其

罪歟曰春秋以名定罪若其義則亦各視其情而
已矣齊商人之弒舍晉里克之弒奚齊皆未踰年
之君也商人之弒以已也取而代之里克之弒以
文公也蓋以納文公焉故於奚齊則不成其為君
於舍則成其為君不成其為君者春秋之法也常
也成其為君者春秋之義也變也法不可以變而
亂名實義不可以常而廢善惡此政之所以行而
教之所以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如朝也凡公如皆朝君之事也大夫如皆聘聘
臣之事也諸侯之邦交以世相朝非周道也即位

大國聘焉小國朝焉霸主之令爾魯前有諸侯來朝者矣未有朝人者也蓋小白既霸魯於是事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魯之屈於大國自僖公始矣

荀息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荀息賢也荀息不食其言者也葉子曰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不嘉召忽之死而與管仲以仁里克傅申生申生死里克不死以納文公荀息以不正傅卓子卓子死而荀息死之春秋何以不與里克之不死而與荀息以賢歟子糾未君也卓子已君也荀息之不正可責於傅卓子之初不可責於卓子弑之際夫受命而傅之既立以爲君則君臣之義定矣可以君而不死其難乎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以爲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以爲大人大言之不必信亦必有義焉而後可故非復言之爲難而近義之爲貴管仲之仁雖可與而召忽不可爲不忠里克之罪雖可薄而荀息不可爲不信亦各有義而已矣故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謂人已乎荀息蓋知之矣此春秋所以賢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弑卓惠公重賂秦以求入里克迎而立之惠公既得國曰又將圖寡人乃殺里克以說晉人

里克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里克衛寧喜皆弑君者也然其死不書以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始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實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弑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討卓與剽之賊者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然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寧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寧氏免余殺喜而尸諸朝則其討克與喜者皆畏其害已而除之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公獻公初無愧於卓與剽歸正二臣之罪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寧喜乎而徒以行其私使二臣雖負弑君之惡而終得以免是謂名不正而刑罰不中者宜春秋之所謹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大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戌建亥之月書不時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平鄭父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父聘於秦未反請殺呂甥郤

稱冀芮而納文公既歸秦使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父平鄭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姜氏聲姜也僖公不戒文姜之失而使夫人復會齊桓公之失而納夫人以爲會皆過也桓公之業自是衰矣葉子曰吾何以知夫人之爲聲姜歟言哀姜者已死矣言聲姜者見薨葬而不見逆蓋僖公娶于世子之時故逆不書於經則夫人固聲姜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則不能必其說夫後至乃公之罪何與於諸侯而反不得序乎公羊穀梁或以爲桓德衰皆僅知其端而不能盡蓋春秋之義有在於詳略者非此事而深考之未足以言君子之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內女也內女則何以得遇鄫子愛季姬使自擇配也季姬已許嫁邾子鄫子來請婚僖公未知其所與也則召鄫子見季姬以擇之若邂逅相遇然防魯地季姬以爲可而後鄫子來朝以請故以季姬及鄫子非婚姻之道也何以言使鄫子來朝

鄫子以國君使乎季姬之遇爲擇配與季姬不繫鄫則未嫁之辭也後見季姬歸於鄫則始嫁之辭也於是乎擇之矣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僖公雖賢而不知禮故致成風爲夫人則非所以事其母及聲姜以會齊侯則非所以閑其妻愛人以姑息而已則安得以禮正季姬哉王政之不行蓋雖子產爲鄭不能奪公孫黑之強委禽乃從徐吾犯妹之所欲以與子南其習俗有自然矣公羊乃以爲奔則已甚夫奔匹夫匹婦之事也豈可行之於有國故吾以徐吾犯妹與子南之事推之而後知其說云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記異也沙鹿梁山皆在晉不繫之晉名山大澤不以封爲天下記異也葉子曰是所謂百川沸騰山家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者歟此幽王之詩也故曰國必依山川竭山必崩亡之徵也伯宗其知之矣

狄侵鄭冬蔡侯肹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前救邢先言次于聶北聶北邢地以次爲救者也

此救徐先言次于匡匡衛地不果於救者也故以
其大夫往焉非救之道也
公孫敖帥師奔莒
公孫敖帥師奔莒之大夫救徐
[illegible]二命者也以救主兵內辭也大
[illegible]卯晦震夷伯之廟
[illegible]楚遂敗徐于婁林齊
[illegible]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壬午九
月公[illegible]事姬[illegible]
記異也晦冥晦也夷伯魯大夫夷氏也伯字也大
夫則曷爲以字見大夫卒則不名也震雷擊之也
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爲其親
盡而當毀也夷伯之廟必有不得其正者矣故辭
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葉子曰是不
周易所謂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者歟天之威
怒非苟然也成王未知周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
電以風禾盡偃成王啓金縢之書曰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是以君子迅
雷風烈必變中夜必興正衣冠而坐以爲天不可
不畏也故以夷伯一見法焉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兩夷狄亦曰敗不言敗績皆夷狄則不能偏戰也
故不嫌與內敗外中國敗夷狄同辭春秋之意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以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戰也以力得之曰獲不言師敗績君獲舉重也晉侯不名内未有君也執言以歸獲不免以歸執而以歸者屈服也獲而不以歸者非屈服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二王之後也聞其隕而知其石數之則五也于宋國中也不言隕石五于宋嫌有隕之于宋者也葉子曰春秋不書晦朔惟記異與戰則書古者謂朔月為吉月惡其始之不能吉也用兵有違晦惡其陰之窮也故震夷伯之廟書晦戰于鄢陵書晦隕石于宋書朔戰于
書朔謹始慎終之道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逮是月也不得其日則嫌與上同日也鷁水鳥不能高飛飛以進為順退飛猶逆飛也五石先物近也近者察其形而後知其數六鷁先數遠也遠者見其數而後察其物都鄙也自是而之他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此公子也何以言季友多矣何以獨言季友猶仲遂始賜族也賜族君世卿也子曰吾何以知季友仲

遂之爲賜族歐古者天子以姓氏旌羣臣故舜以
禹治内賜姓曰姒封之於夏而氏有夏以四岳治
外賜姓曰姜封之於吕而氏有吕天子之氏氏其
族也諸侯不得賜人則不得賜姓與氏故公
[illegible]

諸侯之辨也故異姓[illegible]國諸侯則祖宫天子
之土而命之其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無功如之凡族皆死而後賜之者也
季子殺叔牙曰公子從吾言必有後於魯國及其

死而立叔孫氏不待孫而稱叔孫此以氏爲族者
也而春秋之世亦有生而賜之族者諸侯討宋亂
取華督賂而立華氏此周之末造也然則友未氏
[illegible]

[illegible]

淮[illegible]

[illegible]

丁有七[illegible]

英氏國也

[illegible]

伐英氏

夏滅項

項國也孰滅之公滅也公方在淮則何以能滅項
使大夫滅也内不言滅此何以言滅諸侯方與公
責淮夷病不在外而公復使大夫滅人於内以公
爲病矣何以不言大夫非大夫之罪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何以不言公及公未歸也會非矣公未歸而專行
又非也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伐齊者何納公子昭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

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如夫人者六人生諸公子
長曰無虧其三曰昭屬昭於宋以爲太子其後復
欲立無虧齊侯卒而無虧立昭奔於宋宋襄公用
是納昭夫人無嫡則立長納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以宋師及齊師言宋之主戰也
秋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何以稱人以狄邢也邢嘗病於狄而遷夷儀矣
衛同姓而復與狄伐之自取滅於衛者也不可曰
邢狄伐衛故人狄則邢亦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葬

諸侯有善惡而不歸於京師者伯討也故以侯執執而不歸京師者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執而言以歸者歸於京師而舜之也執而不言以歸者即其所而不名内未有君也此何以言名以不言殺之大夫則言殺之者是

六月宋公會齊人盟于曹南

盟于曹南曹地也何以不言宋公邾人盟于曹非曹之國中曹之南也曹衛邾同於伐齊而不同於戰衛以狄伐則有辭矣曹邾之不至以納爲非正也宋公強而與之盟故不盟於國中而盟於國外各以其微者來義不足以服之也宋於是復圍曹

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會盟于邾已謂其爲虐亦已甚矣故人邾而不言邾之義自殺之以祭也或曰血其鼻

秋宋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亳

冬會公羊作公會者從二傳會者何沒公也地齊齊亦與盟也著不白死五公子爭立而齊桓矣陳穆公思不怕之德率四國與公而盟

焉思楚之武而固也取蔡鄭皆楚之與國也陳率諸侯以侵而使楚亦與盟不可小白幸中國以襄楚公得無楚以保中國乎楚之窺中國自是始矣故四國皆疑而歸人公亦沒而不得見人諸侯所以入公也

梁亡

有一朝而亡者不幸而人或亡之也有積久而亡者雖幸而人欲存之不得不亡也人亡之可曰亡梁人欲存之而不得不亡不可曰亡梁梁亡而已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梁之所以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南門路門也何以言新作僭天子也因舊而脩謂之新有加其度謂之作僭禮天子五門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古者謂國門為南門故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謂路門亦為南門故成王喪言逆子釗于南門之外魯得以天子皐門之制為庫門應門之制為雉門周公之賜也而路門則有諸侯之門焉新作南門書豈非有加其度而僭天子路門歟故與新作雉門之辭一施之不曰路門天子有路門曰是天子之南門云爾

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災也西宮夫人之宮也天子六寢后六宮諸侯
三寢夫人三宮曰東宮曰西宮中宮處乎中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何以書人以狄齊也衛人伐邢狄以前與邢人
伐衛之故請於齊爲此盟以謀邢難明年狄遂侵
衛復報邢而滅之邢衛之怨以齊爲有力則齊亦
狄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此宋公也何以言宋人不知諸侯之不
宗已而強國霸也齊楚何以皆稱人此亦齊侯楚
子也知宋公之不足宗而矯從之盟也故皆貶而
人之
夏大旱
記災也夏以月志不雨者来爲災也以時志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公欲圖霸而會楚子諸侯
推先楚子也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
諸侯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宋襄
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
以爭中國則宋與諸侯之罪也葉子曰宋襄公可

謂不量力矣齊桓公自同盟於幽而霸歷楚文王
堵敖未嘗與之通至成王立而以人來聘已而連
侵伐鄭者四年桓公於是遂伐楚雖成王之強以
屈完來盟于師則楚服矣然相繼八合諸侯而楚
不與知成王未可以致則外之而不使得與中國
諸侯齒也今襄公一圖霸而遽召楚豈以桓公所
不能爲而已爲之乎鹿上之盟公子目夷固知小
國爭盟之爲禍矣楚子僞從之以觀其釁而襄公
弗悟遂再爲此會則宜楚子之所易也故偃然欲
與之爭中國而不肯爲諸侯亦莫敢復先焉者蓋以王爵推之也襄公乃反從之以相敵則

惡在其爲霸此楚子所以知其無能爲而遂執之
歟故春秋不貶楚子而以爵書之以爲宋與諸侯
之罪而未可以專責楚子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葉氏

僖公三

執宋公以伐宋

此楚子執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罪也諸侯知宋公之不足宗則勿會而已矣從之而先楚子則宋公之執非楚所獨能為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宜申楚大夫之再命者也捷者何捷乎宋也前未有言敗宋者此何以言捷不使楚子得執宋公以敗宋故見伐不見戰也宋捷則何以獻於我威我

也楚居一方與宋襄公爭中國執宋公以伐宋懼諸侯猶未盡宗己故其捷也誇之以示諸侯挈使宜申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不言宋不使楚子得捷於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前會孟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何以言公會約盟而公往會也執不言釋此何以言釋以二王後見重也楚既得宋矣宋公猶未釋諸侯於是請於楚而盟焉此楚子釋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力也執不言楚則諸侯不能逃其罪釋不言楚則楚子不能專其德宋公曰晉釋舍季孫行父于莒丘曰舍君臣之辭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須句風姓之國邾人滅而屬之以為邑則取邑者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此救鄭之師也以宋公之釋宋公鄭伯在焉宋公以鄭為楚與國皆惠而伐鄭不量力而與楚戰敗之道也何以不貶不重

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襄公有取敗之道則
可以襄公為非戰之道則不可春秋貴偏戰不貴
詐戰則襄公義有不可貶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緡不正其伐泓之敗
而凌之也伐者問罪之師不正其義而幸其間非
伐也為後宋公茲父卒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
杞子卒
此杞伯也何以言子時王降之也何以降用夷禮
也杞子曰孔子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古者天
子五載一巡守考制度于四岳變禮易樂者為不
從其君沿革制度衣服者為畔其君杞二王之後
所以尊賢也豈不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者乎宋
禮之不足或以久而亡也而杞習於用夷則中國
之道喪矣故雖周之衰王政猶或行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
居于鄭
天子以畿內為國諸侯以封內為國諸侯不以其
道去其封內故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內
故曰出居出之為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

守云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不失天下故謂之居焉凡諸侯與其國內曰居國外曰在諸侯以國爲家者也天子內外皆曰居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葉子曰天子非巡守不適諸侯諸侯非述職不見天子諸侯於盟會征伐之事未嘗書出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奔則失其位矣然後書出天子於伐鄭狩于河陽未嘗書出亦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出居于鄭則失其位矣然後書出蓋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皆其所當守而不可失安有內難不能正而反避之於外以託於諸侯歟夫子帶之亂君子亦有以處之矣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

殺可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召之使得終其惡及以狄伐周則罪在可討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在易鼎而受之震鼎器也震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故必不喪匕鬯而後出可以守其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若惠王者可謂喪其匕鬯矣有天下而不知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故以惠王一見法焉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嫉誘滅也衛侯將伐邢其大夫禮至

曰不得邢之守國不可得也請往其昆弟仕於邢及衛伐邢邢之守國子巡城衛之仕於邢者乃掖國子赴外而殺之邢遂以亡禮至銘其器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君子是以嫉衛侯也葉子曰甚矣君子之惡詐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之所以能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者以其信足恃也使人而各懷其詐雖匹夫且不可與共處況有國於天下乎故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名惡滅邢名惡誘滅人之國也夫滅國之罪亦大矣而辭無所貶以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乃其誘殺人之君子也衛侯燬從禮至之請誘殺國子而與夷狄之辭一施之而三傳皆言貶滅同姓記禮者從而為之說春秋之義不加於事之所易見而常致意於義之所難察同姓所易言也楚滅蔿賚滅萊皆不名滅國滅同姓一事也既見滅則罪已重矣故不以輕者復參焉誘殺人而滅國與誘人而殺之二事也不正則終無以著其罪三傳既已失之為禮者又從而弗悟吾然後知學之為難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氏也伯姬內女而嫁於宋之蕩氏者也子逆妻而母親之非禮也婦緣姑之辭

宋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何用見大夫之無罪其討泓之敗與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何以言納頓子與其納也納君未有不以師圍陳何以言納頓子鄭國蓋有迫於陳而出奔者何以言圍陳頓陳之鄭國蓋迫於陳而出奔者以歸是亦所以爲納也頓子何以不名內未有君也凡納君而名者內有君也納君而不名者內未有君也

葬衞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苫慶盟于洮公不諱與菩慶盟衞子在焉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苫子衞甯速盟于向

甯速衞大夫之三命者也公不諱與甯速盟苫子在焉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弗及左氏作不及公羊穀梁作弗及當從二傳弗及可及而我不及也善用師者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追而弗及有畏齊之志焉酅齊附庸之國齊人而言齊師以公弗及大之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衞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重辭也得不得之辭也古者諸侯無師帥教衞

葉氏春秋傳卷十 通志堂

以贊元侯人乞師而我從之固已非矣況我不足
而乞于人乎非正師之道也葉子曰齊自鹿上之
會不復與楚通蓋欲與爭霸而我方與諸侯會楚
盟于薄以釋宋公則棄齊而從楚矣故齊連年旣
侵我又從而伐之我畏齊弗敢追反假楚以報怨
所謂旣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召陵之盟桓公與
我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
公之謀國爲可知已昔者滕文公嘗問於孟子曰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告之以
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使僖公
而知此則齊不必畏楚不必恃蓋爲國必有自勝

之道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何以不名申夔子也凡滅國之君內無君則
不名然國滅而奔則不名國滅而以歸則名者著
屈不屈也夔楚之同姓楚人責其不祀祝融與鬻
熊夔子以熊摯有疾別於楚而不得祀楚用是滅
焉則夔子爲有辭而未嘗屈故以出奔之辭書之
見夔子非楚之所得歸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緡未能得宋先嘗之
於緡也伐者問罪之師國未可得而先嘗之於其

邑非伐也爲後圍宋起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穀齊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穀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公子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主兵也於是宋襄公死矣而晉文公未興中國無霸楚子遂欲先諸侯而諸侯莫不從焉故貶而人之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釋宋公

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宋公猶在圍則何以地宋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不嫌也曹南言南聶北言北此何以不言方志於圍則不主方也楚圍宋而公不與於是如會而請盟焉惡矣何以不沒公公欲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公自陳穆公之盟雖以爲齊故然盟爲圍宋歟僖公與之同好楚子得交中國蓋自是始矣春秋沒公而人三國則公宜與陳蔡鄭皆楚之與國也而公與之同好楚子得交楚厚者也明年公雖不會孟而爲薄之盟以釋宋公然後五年伐齊之役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

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爲之戍衛又責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爲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若前盟而宋圍解何待既退而後命之是會圍非解圍也薄之盟公會而釋宋公宋之盟公會而圍宋公美惡不嫌於同辭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何以再見晉侯嫌侵曹與伐衛並也曹侵諸侯之田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衛欲與楚見逐於國人楚始得於曹而新昏於衛文公欲習齊桓之迹先攘楚以圖霸故自南河濟而侵曹歸而討衛罪因以好宋而求戰何以不言遂侵曹非以伐衛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言不卒戍以買爲善遂事而不正其殺也衛自淮之會不復與諸侯通至文公卒始以莒故與我爲洮及向之盟以我爲楚與國而同好也故晉伐衛而我戍之以援焉買以晉不當敵而去之大夫出疆可以安社稷而專之可也則公畏楚而殺買不正也何以言刺

內殺大夫不言殺刺之爲言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道也若言察之審而後殺焉內辭也凡先刺而後名者殺有罪也先名而後刺者殺無罪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侵而不服然後入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歟闕文也是當曰畀宋人田不言田經成而亡之也曹衛嘗侵諸侯之田矣晉侯圖霸欲怒楚而求戰先軫乃爲之謀使執曹君而歸諸侯之田晉侯於是侵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奪所侵地以

還諸侯宋與得焉畀之爲言與也不曰與曰畀與者我物而歸之彼畀者彼物而受之我猶曰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畀宋人田爲闕文歟楚之圍宋在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蓋在圍也及諸侯盟于宋蓋即末之城外以爲會宋公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既而公說復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此其終事也楚子聞果命子玉去宋宋公於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濮之

戰始見宋師則方執曹伯畀之者誰乎晉侯有疾
侯獳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蓋自晉不自
宋也是其畀之者田而已穀梁固不見其事左氏
見之而不能辨蓋不知侯執之爲伯討也公羊雖
知之而不悟其與京師楚同文亦求之經者不審
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晉怒楚而與之戰故晉與諸侯之師及楚人言晉
之主戰也楚何以言人得臣之師也城濮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大夫之冉命者也城濮之役楚子命得臣
還師而不從楚子不能制怒而少與之師晉侯戰
而師遂敗得臣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出奔楚

衛侯何以不名非二君也楚敗衛侯懼而出奔使
其大夫元咺奉母弟叔武受盟於晉叔武不正其
爲君而攝焉以內爲未君故不名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

衛子者何叔武也叔武既不正其爲君曰衛侯弟
則既已攝其君矣曰衛侯則叔父未之敢君也故

與之以未踰年君之辭而繫之子賢之也

陳侯如會

如會者何非前約而來從會也何以不言乞會前無拒會而後無乞會如則得之也何以不言會陳侯以疾返而不及會也不及會則何以書如會成其意也

公朝于王所

何言乎王所天子所在曰所古者天子無事諸侯來見于京師則朝于廟中天子巡守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則朝于王所何以書非常也晉侯既勝將合諸侯以尊王室遂爲踐土之盟作王宮於衡

雍王於是往而即焉何以不言王狩於踐土以王自往爲見正也何以獨言公朝於王所朝者諸侯各自致於王非有所期而後聽之者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何以復名成叔武爲君以惡衛侯也衛侯既命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曰立叔武矣遂殺叔武之子及其歸也盟國人曰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衛侯先期入叔武聞君至喜而走出前驅公子歡犬華仲射而殺之故進叔武以爲君而名衛侯曰自楚楚有奉焉爾何以言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

內女不言來此何以言來父母沒矣伯姬不得來而來也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狩者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見天子曰述職巡狩者巡所守也何以書前以王之自往則不書今以晉侯召王而往則書蓋王以巡狩爲之名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晉侯召王而王以狩爲之名歟

春秋有諱而爲之辭者矣未有諱而變其實者也天王敗績於茅戎可以自敗見義不可以非敗而言敗也天王出居於鄭可以自出見義不可以非出而言出也使晉侯實召王而往春秋虛假之狩是加王以無實之名而免晉以當正之罪孰有如此自左氏失之而公羊穀梁復謂再致天子故通文公以全天子之行則又非矣使天子而可致雖書而何諱使不可致一致固已罪矣何再致而反通之乎天子之行不可以晉侯而苟全此春秋垂萬世之義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前朝不言日蒙上癸丑見天子在焉諸侯即其所而朝也今朝言日見諸侯先會天子來狩而後朝也此因其日之可得而著者也何以不書月闕文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不書月之爲闕文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吾固言之矣而其所謂闕文蓋有二焉有史失之而經不能益者有經成亡之而後世不敢益者故桓書五月而無夏昭書十二月而無冬有月而無時豈時不可推乎僖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以上五月癸丑推之知其爲十月而不書定書辛巳葬定姒以上九月丁巳推之亦知其爲十月而不書有日而無月豈月不可推乎以公羊穀梁言之可書而不書者皆義之所在也而二氏不能爲之說穀梁但於僖壬申不書月以爲晉文公致天子之罪其言亦已迂矣由是言之何日月例之云乎以爲史失之則經固可推而益也而不推非經成而後亡之者歟吾意以日繫月以月繫時此史之常例有不得則闕之而傳春秋者以爲非義之所在雖經之所見亦或略而遺之不然如是四者雖二氏且不能容其私豈後世可得而妄意之乎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初伐衛衛侯請盟而晉不許故去奔楚而以

叔武受盟晉侯雖治殺叔父之罪而衛有辭非伯討也故以人執何以言歸之于京師諸侯有罪霸主執而歸之京師正也執之當其罪則曰歸之于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元咺訟衛侯晉侯宥元咺而刖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歸衛侯于京師是以不與其正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何以言復歸大夫出奔而位已絶則不可以復歸者也歸而君復之則可自求復而歸則不可大夫之復歸惡也元咺訟衛侯而勝以文公之命歸而立公子瑕未復而歸者也何以曰歸歸易辭也有晉以爲奉則其歸爲易也

諸侯遂圍許

此會溫之諸侯也何以不序前目而後凡也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晉

曹未有君曹伯不名者也何以名不正其歸之不以道也曹伯執於晉而未釋晉侯有疾使其豎貨晉之筮史以賛晉侯晉侯笑是釋曹伯以是爲非歸之道也何以曰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歸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附庸之國也葛盧介君之名也附庸之君以字見葛盧書名不滿三十里之國也來來朝也何以不言來朝公在會未見公也我接之云爾公至自圍許

此會温也何以不致會而致圍許春秋之辭也以爲晉侯召諸侯而會天子此不可以告宗廟者故歸而爲之辭以見正也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左氏作會公羊穀梁作公會當從二傳公不恥會則不没公也翟泉王城之内也此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何以皆稱人不正諸侯不自朝王而以陪臣請盟也晉召王使諸侯皆來朝則自行天子還京師諸侯當朝于王則以陪臣往受命以諸侯爲無君故貶大夫而人之也諸侯貶則不以公爲恥也

秋大雨雹

雨雹不志此何以志記災也害禾稼傷人畜也

冬介葛盧來

此既見公而朝也何以不言朝習於用夷不能朝

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子瑕

公子瑕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元咺訟君而專立公子瑕以叔武也衛侯將復使賂其大夫曰苟能納我吾以爾爲卿大夫於是殺元咺及瑕而衛侯入元咺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瑕逾年之君也其曰公子瑕何瑕元咺之所立不與瑕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也元咺立之則何以及公子瑕瑕不當受也爲曹子臧吳延州來則免矣葉子曰春秋正名以定罪可謂審矣衛之事當議罪者四人焉晉侯也衛侯也元咺也公子瑕也晉侯以霸主逐人之兄而立其弟使骨肉更相殘衛侯始入則殺叔武再入則殺公子瑕暴戾而賊其親元咺以臣訟君君入則已出已入則君出立公子瑕衛侯在不命於天子而受國于元咺與霸主則失諸侯與諸侯則失霸主與君則失臣與臣則失君而春秋未嘗容心焉執衛侯不以爲伯討而晉侯之罪定矣復國特加之名而衛侯之罪定矣自晉歸以復書而元咺之罪定矣立踰年不稱君而公子瑕之罪定矣四者不相爲乘除而君臣之義方伯諸侯之職無不各得其正此君子斷獄之道也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何以不言復歸絶之不與其復也衛侯既已殺叔武矣再歸不以爲非而又殺公子瑕以爲無君之道雖有其位而不可復也何以名子瑕在焉也何以曰歸歸易辭也元咺死則衛侯之歸爲易也葉子曰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及其復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衛侯鄭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何哉曹伯伯討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而奔於宋晉侯使曹人反子臧而歸其君天子許焉故子臧反而曹伯歸天子命之使君也衛侯非伯

討也辭閒固已容之矣及晉侯使醫酖衛侯不果魯公爲納玉於王與晉侯而後復焉雖曰命之非天子所以君諸侯之道也衛侯歸于衛而已京師天子之居也諸侯有奉曰自某歸于某自者諸侯所可爲也歸者諸侯所不可爲也自某歸而已天子有命曰歸自京師天子歸之而我自焉歸自京師者也衛侯命于天子而不得以京師言其爲天子者亦病矣

管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曷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

聘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大夫出疆固有以二事行者矣必再見名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天子不可以二事故諱為之辭不再挈公子遂若大夫之專事然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因之使聘歟大夫之罪有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已則可城可入此遂而可得為者也內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焉非遂之所能為也蓋必受之於君而後施之於其國以為出疆之專則不可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一後學 成德 校訂

葉氏

僖公四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而曹侵之者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而我受焉故曰取不繫之曹非曹之所得有也凡外取內邑外取內田皆不書恥也反而歸于我則書重地古者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以為吾受之君而為之守者失地則失其守矣是以謂之重也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何以言四卜而不從免牲非禮也周郊以
日至則不卜魯郊以上辛則卜求吉之道三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
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吉
則不郊牲所以祭也卜郊不從則無所用牲矣以
爲嘗置之上帝不敢專也則又卜而免焉卜而吉
則免卜而不吉則置之繫待庇牲而後左右之曷
爲則謂之繫牲六月上甲始庇牲十月上甲始繫
牲繫牲必在滌三月繫牲之道也曷爲則謂之免
牲或曰爲之繅衣玄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
牲之道也郊不過乎三月至春之末而止矣三卜

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故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而後免牲者非禮也葉子曰天子祭天諸侯祭
土魯何以得郊天歟曰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成
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內祭則禘也外
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也或以爲成王焉夫成
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勳勞
可以人臣而僭天子之制乎聞之呂不韋之書曰
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
王爲之則可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
以卜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通方
望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皐

門爲庫門應門爲雉門雖有爲之別而孔子不與焉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春秋何以無貶文其賜之者非春秋也禮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先公所以受賜於先王者吾焉得而廢與乃有賢君能因其壞請於王而復正之庶幾其可矣故郊之當其時不書禘之得其節不書凡書者皆非其時而失其節者非以譏郊禘也乃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亦爲可因以革而不革反有加其度以僭天子則後之子孫有當其責者矣此君子所以每致意也

猶三望

三望者何禮天子四望方望之事無不通則四方無不祭也魯得用天子之禮樂而制不同故以泰山河海爲三望何以言猶三望以已之辭也不郊亦無望猶三望非禮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三望爲周公之賜歟儒者或言四望天子之禮也三望諸侯之禮也周官典瑞用玉四圭有邸以祀天而上帝同焉兩圭有邸以祀地而四望同焉天地祭於圜丘方澤而四望各兆於國之四郊天地之祭以冬夏之日至而上帝四望無常時然詩書言柴未有不兼望者柴則郊也蓋陰陽

之義必參配故祀天之後則祭四望祀地之後則
祭上帝周道也而三望之名於經無傳焉獨見於
春秋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不祭楚昭王所以
不越江漢雎漳而祭河何魯之得祭泰山河海乎
吾是以知其爲周公之賜而非諸侯之所得通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來求婦
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
秋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衞人
侵狄秋衞人及狄盟
衞人何以及狄盟離盟不可以地狄也何以再見

衞人盟非侵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左氏穀梁作秦師公羊作秦當從公羊敗秦以
狄之也中國未有不言戰敗績者曰敗不以戰不
以中國與秦也秦之爲道伐人之喪而敗其盟一
狄也出不意於襲人而幸其間二狄也成人於其

國而反其君三狄也違老成之諫而縱其謾四狄也惡人之所與而人其國五狄也衞文公一用二禮誘邢而貶以名使杞子逢孫揚孫行其謀則鄭亦邢也而況甚於此乎疾之也此晉襄公也何以書人貶之也樞在殯而事外敵與夷狄而薄人於險非戰之道也何以及姜戎不使夷狄得與中國親也葉子曰穆公之誓孔子取之以爲書之終而殺之戰何以不免於狄春秋以正治人者也以一人而論情則君子不可以輕絶人改過不吝有湯之道焉雖録之於書可也以天下而論法則君子不可以輕許人一干正且不可而況於五焉則

容於春秋不可也如是而後可使人人皆立於無過之地而天下無一不善焉此春秋所以異乎書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取訾婁不正其伐取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某師敗績不以中國受敗於夷狄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不與其正也乙巳十一月之日也何以言十二月經成而誤也

隕霜不殺草

記異也霜者天之所以殺萬物也霜降矣而不殺草天反時而不能正其殺是以謂之異也

李梅實

記異也霜不殺物則有非所實而實者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王之下大夫也諸侯喪天子以大夫送葬禮也前未有書會葬者此何以書正文公之僭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以十一月葬以四月僭七月矣天王以二月來會葬正也薨以十一月葬以四月則何以謂之僭七月哉僖公之末未有聞也舉天王之正見魯之不正所以正魯也葉子曰魯十有二公見葬者九文宣成襄定葬而得節者也桓僖昭葬而緩者桓以故而九月莊以亂而十一月昭以喪後至而八月皆有爲而然是雖緩也而無所嫌則慢葬而已矣僖葬以七月未見其所以然者也豈其尊之欲以擬天子

乎文公之事親亦已悖矣昔者孟武伯問孝於孔子子告之以無違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大夫之簀曾子且不敢死而況諸侯而僭天子之葬凡文公之於僖公皆欲過厚而不知返陷其親於罪所謂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者故未有一得於禮已練而作主逆祀而先其祖至是復僭天子而葬以是為孝則亦違而已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伯王之上大夫也文公在喪未終不待其朝而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得臣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商臣弒其君又弒其父而無異文極天下之辭無所加也正其名而君親之義盡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伐晉以報殽之役以晉侯及秦師言晉之主戰也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何練主也作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禮既葬而虞虞有虞主既暮而練練有練主虞主喪主也既練則埋於兩階之間練主吉主也既祥則藏於廟未有非時而作者也三年之喪以二十有五月故暮而練練而祥禫公之薨至是十有六月矣蓋以遽吉爲不忍故從練而作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晉大夫之再命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及不以處父敵公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以處父盟焉何以不言公如晉恥也不地地於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士穀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也不書旱非大旱也春秋惟大旱而後書故見大旱則不見不雨見不雨則不見旱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祫也太廟周公之廟也天子之祭莫大於禘則禘者天子之大事也諸侯之祭莫大于祫則祫者諸侯之大事也大事於太廟不書此何以書爲躋僖公起也躋升也僖公以屬於閔公則爲祖君子不以親親害尊

尊文公欲先其禰而後其祖故因祫升僖公以先閔公君子以爲逆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也何以稱人不正其以兵爭既敗人而復伐之故敗而人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喪娶也僖公之喪始祥而公圖婚非禮也始祥則何以謂之非禮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圖婚猶

喪娶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王之中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翟泉之盟嘗主我而天子爲之赴也葉子曰嘗接我而喪之禮歟曰以義起也昔者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以爲重而子不從夫禮緣人情而以義起者也情有所不能已則義有所不能廢故嘗接於我則王必赴之赴之則必爲之變此禮之所由起也然則宰周公宰渠伯糾榮叔毛伯亦接我者也何以不卒蓋赴

則卒不赴則不卒君子不虛加之也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何以稱人不正其忘殺之悔爲彭衙之戰以取晉伐又從而濟河焚舟取二邑兵自是不解故貶而人之也

秋楚人圍江兩螽于宋

記異也自上而下謂之隕自下而上謂之雨雨螽死而墜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處父何以氏始三命也救不言伐此何以言伐伐

所以爲救也君子録人以意不責人以事圍陳所以納頓子故因納以救江故因救以見圍則圍非所責也伐楚所以見伐則伐非所責也江即滅矣何以獨録其救救所能爲也不滅非所能爲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也何以不言公諱以喪娶也此逆女也何以言逆婦成禮於齊也逆婦何以書以爲卿之事而公親之也何以不言姜氏公以喪娶夫人與有貶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貶夫人所以貶齊也哀姜之罪在其身故喪至言氏不言姜姓以別其身也出姜穆姜之罪在其父故逆與至

言姜不言氏以別其族也

秋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妾母也何以曰夫人致之爲夫人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歸含賵不書此何以書妾母

非王之所得含賵者也瀆夫婦之道而亂嫡庶之

別王無以繼天矣故去天何以不曰歸含及賵含

一事也賵一事也何以不言來上有逆禮則下有

慢令榮叔不自來也葉子曰名分禮之大也古者

立五教以正上下夫婦居其一焉其敘爲五典曰

天敘秩之爲五禮曰天秩明其有所受也非王其

誰任之歟祔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公之爲也使王

而能用其政則僖公在所誅矣今王不能正其僭

死又從而禮之則致之以爲夫人者殆請於王而

王聽之者也春秋之去天非正其歸含且賵也正

其成之爲夫人者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謚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王之上大夫也會夫人葬不書此何以書妾

母非王之所得葬者也故王去天與含賵之辭一施之也葉子曰春秋一惡不再貶吾固言之矣妾母之不得爲夫人王去天既見於含賵則會葬何爲而復貶乎君子之待其君所以異於衆人也疾惡而一見貶吾以正天下之爲惡者而已彼自棄而不能改吾亦何用每致意焉曰是不足誅云爾乃吾以爲君則不可以不足誅而遽絶之也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從而亟救之又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又從而亟救之見者不已救者亦不已終必至於改而後止此君子之事其君者也含賵非矣吾爲之辭而去天以爲知其道者宜於此焉變矣其不能變而至於會葬吾又爲之辭而去天以爲知其道者亦宜於此焉變矣是其存於心者豈有異乎則貶之者乃所以愛之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季孫行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黨趙氏言於晉侯不以趙盾佐射姑襄公從之蒐而易中軍故

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於朝處父之死罪累上
也故以國殺
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射姑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積日之餘以附于月也閏月何以不告月
無是月也天子正歲年以序事各於其朔頒之於
諸侯曰頒朔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各於其朔朝
廟而告行之曰告朔諸侯告朔不告月前未有書
閏月不告月此何以書爲朝于廟起也無是月而
不告正也有告朔而後有朝廟不告朔則亦無所

用朝矣閏月而朝廟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閏月爲無是月歟日月所會謂
之辰日月所合謂之朔辰之大數不過十二周天
之度而居其舍爲十有二次日行一度而遲故三
百六十日而成歲月行十三度有奇而速故三十
日而成月日遲而月速每以三十日會於所次之
辰所謂朔也閏既積日之餘以附於月則日月無
所合是以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朔無朔安得有
月哉古者常月則聽朔於南門之外以告其月之
事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以聽其附月之餘
事此禮之所由辨也春秋積月以編宣之十月書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在晦下見五月而中有己巳齊侯元卒己巳距丙辰十有四日則爲閏四月蒙上文不書襄之一十八年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下見正月而中有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四十有二日則爲閏十二月蒙上文不書惟喪以月計故齊景公葬見閏月亦以無是月故不得別見天子既不以是須朔則諸侯宜亦不以是告月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嘗爲我取矣何以復見再歸於邾也何以言

不正其伐取也

遂城部

書不時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宋昭公即位欲盡去羣公子鄭則大夫爲無罪矣何以曰宋人殺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欲納公子雍而晉拒之故以晉人及秦人言晉之主戰也此趙盾之師也何以言晉人盾舍嫡而外求君逮其既悔復背約而禦秦師秦亦黨不正而與之戰故兩狄之貶而稱人不言敗績曰是猶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者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令狐之戰爲兩狄之歟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不言敗績者以爲偏戰中國之辭也至于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未必非偏戰而但言戰不言敗績以其皆夷狄是以略而與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之辭一施之其或言敗或言戰者蓋言敗績則勝負不可兩見故假内辭以別之戰則我敗也敗則我勝也此春秋重師之道雖夷狄不敢忽焉故河曲之役亦云令左氏以河曲爲交綏而公羊以河曲及此皆爲敵交綏猶言兩相敵而俱退也以左氏考之河曲趙盾恐獲趙穿而出戰因以俱退猶云可也令狐乃趙盾潛師夜起以敗秦師何以亦不書秦師敗績乎公羊蓋不見其事而意之故繫以爲敵豈三十四戰無一相當而獨見於此二役乎其言亦不足據矣然則河曲何以不言及及以別會内爲志也勝敗既不可不分則内外亦不可不辨以爲兩欲無及之者故不得書戰非人之所欲是以亦重責之者也

晉先蔑奔秦

先蔑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言出自戰而奔也令狐秦地

秋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趙盾背秦約而立靈公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以大夫執國命而靡然聽焉故諸侯不序大夫亦不名猶溴梁大夫之盟然不與大夫之得會諸侯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何以再言公子遂以兩事出也趙盾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復者事之未畢也事畢之辭謂之還事未畢之辭謂之復君言不宿於家雖死以尸將事聞父母之喪則徐行而不返以君命爲不敢專事未畢而復罪也公子遂至黃乃復非自復也故地而以難言之乃難辭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自復也故不地而以易言之而易辭也

丙戌奔莒

何以不言出自外而奔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大夫司馬者何殺大夫與司馬也何以先大夫殺

大夫而後殺司馬也何以不言及異事也猶曰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然司馬官舉上大夫卿也不名殺無罪也昭公不禮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司馬握節以死則大夫司馬爲無罪矣

宋司城來奔

司城何以官舉卿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王之下大夫也求賻非矣求金又甚也不言使當喪未君也葉子曰天子諸侯在喪之稱禮不能詳左氏謂諸侯曰子此以春秋言之也其曰天子之聞焉豈不曰余小子者乎公羊言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亦以春秋之文次之爾至平王未葬桓王未踰年而求賻襄王未葬頃王已踰年而求金皆不稱天王則以爲當喪未君即位而未稱王也爲之說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踰年稱公矣曷爲於封內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原公羊之義蓋以踰年稱公者民臣之稱封內三年稱子者孝子之自稱也則頃王即位已踰年此正曠年不可無

君者安得不稱天王乎至敬王在景王之喪踰年而狄泉書天王則以爲著有天子蓋求其說不得故意之而終不免相戾也以吾考之天子三年曰余小子諸侯曰子此自稱之辭也所謂三年不忍當者春秋與禮之所同也故天子崩有所謂小子王者矣天子即位踰年稱王諸侯即位踰年稱公此民臣稱之辭也所謂不可曠年無君者豈獨即位踰年哉康王始即位於柩前羣臣告之曰御王冊命曰王再拜興則雖未即位踰年亦稱王矣蓋既爲之天子而不稱王諸侯而不稱公則無稱也所謂不可一日無君者也乃春秋所書則以踰年

未踰年葬未葬爲辨爾年者君之節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二者必兼盡而後可以爲君故以年爲辨者雖已葬未踰年不得稱君子赤卒不稱公是也以葬爲辨者雖踰年未葬亦不得稱君頃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以頃王不得稱王則桓王未踰年未葬其不稱天王固宜矣然則敬王得稱天王其以踰年而又葬乎何以知之鄭莊公以五月卒七月葬厲公明年盟于武父稱鄭伯齊僖公十二月卒明年四月葬襄公五月會于艾稱齊侯則敬王之稱王亦固宜矣此春秋盡君親之道者也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爲不正大夫之會葬歟春秋固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能親焉故也遂不葬則不可禮必有許之大夫將事者則靈王之葬鄭以在楚而以印段行是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此弔月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此弔也明年書毛伯來求金則貨貝賵蓋遂闕而不供焉此文公之怠也其於葬豈亦慢而不親往乎昭公前年冬如晉至河晉謝之不得見而復此朝也明年天王崩王室亂寧昭公能朝晉而不能朝京師蓋避王子朝之難而不敢進焉此昭公之忠也其於葬豈亦畏而不親往乎慢與畏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所得通親往或有過不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違禮此所以二特書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侯蒐於夷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不從於是四人作亂殺先克晉人復殺先都大夫有罪而衆殺之也故以人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內夫人出前未有書至者此何以獨書夫人出未有不告歸未有不致者也前此者或以會或以饗或以如師或父母沒而歸寧皆禮之所不可爲者也而況孫與如他國者乎故內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非不致也諱而沒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葉子曰泉水載馳之詩孔子何爲而取歟善其思不失其正也父母亡而思見其兄弟於義未爲甚過也然而諸姑伯姊以爲不可則不敢違故曰遄臻于衛不瑕有害國亡矣思歸唁其兄於義亦未爲甚過也

然而許人以爲尤則不敢違故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古者婦人內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廉恥之心油然常存而不亡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家道之不正常自歸寧始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一見法焉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箕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罪及之也士穀箕鄭父先都既死晉人復殺二人大夫有罪而衆殺之也故以人殺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散於是有地震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之再命者也楚大夫聘前未有以名見者此何以書進之也進者何始能以中國之禮通也故楚子得稱爵椒得稱名楚以爵見始於此乎孟之會嘗稱爵矣引之以貶諸侯則非進也大夫以名見始於此乎屈完宜申皆嘗稱名氏矣屈完以盟褒其身宜申以捷著其名則非進也前乎此書荊人來聘則以其用夷禮不得爵而名也後乎

此書楚子使薳罷來聘則已與之不得不爵而名也然則與其爲中國而始進之蓋在是矣春秋之惡夷狄非不深也驅而遠之常若不及至其可進也則未嘗絶焉故楚至以椒來聘而得與中國同吳至以札來聘而得與中國同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春秋用夏變夷之道也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襚者何歸死也貝玉曰含衣衾曰襚襚不書此何以書因外之弗夫人以見正也妾母繫之子曰僖公成風禮也內既夫人之矣春秋所不得革猶以秦人之辭爲正也葉子曰含襚皆所以贈死也既葬而後歸之禮歟死喪之戚君子未有不致其哀者也然死而赴赴而弔則爲之含襚賵與之俱焉弔者降出反位而後含者執璧以入含者降出反位而後襚者執冕服以入其歸死者盡矣而後上介執圭命曰寡君使某賵然而死三日而斂上下之所同也則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禮有既葬而至含於蒲蓆者稱其情而爲之也而左氏乃謂惠公仲子賵爲賤不及尸穀梁謂成風之含賵爲賤不周事者皆

妄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秦何以國舉夷狄之也秦晉之讎久矣自四年晉侯伐秦不復賊七年而爲令狐之戰蓋有爲而然也而公子雍之不可納秦固已失正矣知不可而退猶以爲愈也晉自是不出師者三年而秦復首興兵端終不忍小忿以殘其民則秦晉之怨無時而可息矣殺戰初以兩夷狄書之晉固與有責也至是則晉有辭矣是以獨歸惡於秦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城濮之戰宜申兵敗楚子不殺以爲商公既而汾漢浮江將入鄢曰臣免於死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楚子復使爲工尹乃謀弒楚子遂殺焉宜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自王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楚子寧內諸侯王之申大夫也執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不與公之與內大夫交也與內大夫交也公於內大夫有會盟無及內盟及內離盟私交之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國也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叔彭生吾大夫之三命言也卻缺晉大夫之三命
者也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伯何以不名內未有君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邾
之內無君歟衛侯鄭附楚晉文公興懼討使元咺
立其弟叔武而奔楚叔武不當國而攝焉春秋不
名鄭書衛侯出奔楚不嫌也賤土之盟叔武亦書
子而不以爵見不君之也凡諸侯奔而不名惟此

兩見以類求之吾是以知其然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文公之女也何以書卒許嫁也
夏楚人圍巢
巢國也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之再命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何以不言及兩欲之也何以不言師敗績狄之也
前既已狄秦矣此何以復狄秦前伐未得志而復
伐晉晉以趙盾禦之於河曲謀深溝固壘以老秦

師秦軍襲晉上軍趙穿以其屬獨出趙盾不能禁
乃皆出戰以爲不能弭敵而復出以爭是以狄而
又狄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內二邑也以諸及鄆小大之辭也城則何
帥師畏齊也莒有鄆魯有鄆莒鄆附庸也魯鄆重
邑也齊嘗取其田矣是以城而有畏焉畏非城之
道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溯卒邾子蘧
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世室左氏作大室公羊穀梁作世室當從左氏大

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晉始得諸侯衞鄭既請平從于楚者盡服故趙盾脩小伯之舊復爲同盟會而後盟故別見日會何以不日新城盟何以不目諸侯君子以趙盾之盟異乎小白之盟略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記異也五星之變爲彗孛彗也何以曰入北斗有環域自外入于環中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納捷菑則何以言弗克納善之也此趙盾之師也善之則何以言晉人不與大夫得專廢置君也古者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長不以貴邾文公卒無嫡捷菑貜且皆庶子也貜且長邾人立貜且晉以捷菑已出而往納焉邾人曰子以其指則捷菑四貜且六雖然貜且長趙盾引師而去之君子是以與其弗克納也故言弗弗者可納而不納也然趙盾不納捷菑可專廢置邾君不可春秋不以所可廢不可此趙盾所以不免於人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大夫卒于外不書此何以書録難也敖初奔莒

魯人立其子穀以爲後穀死復立其弟難赦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爲請許之未至而卒故與大夫卒于國內者同書君子以是錄難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內大夫卒于外不書無季孫行父以仲遂之故逐公孫歸父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於是立其孽嬰齊以後仲氏則歸父蓋死於齊矣然而春秋不見歸父之卒蓋紿已絕則不得以大夫卒之也古者以大夫卒則得以大夫卒之蓋爲之變也不以大夫卒則不得以大夫之蓋不爲之變也赦雖許其復而非大夫則禮不得書卒書卒所以爲錄難也使嬰齊能爲難則生必能盡其力以復其身生不能復則死必能盡其力以歸其喪而嬰齊無聞焉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無國而無有則有如難者不得不貴所以盡人倫之至而示天下以大孝也故以難一見法焉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公子商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舍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弑其君惡商人也成之爲君則可名以弑不成之爲君則不可名以弑商人取舍而代之者也君子以爲異乎里克之殺奚齊故成舍之爲君者所以正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宋大夫之高哀也何以曰子哀字也宋昭公無道哀爲蕭封人昭公命以爲卿哀不義其所爲知宋之將亂棄而來奔故以褒之字爲於治亂爲見幾於去就爲有義也

單伯如齊

單伯魯四命之孤也

齊人執單伯

單伯以事使於齊者也何以不稱行人單伯之非以其事也商人暴子叔姬單伯因使而爲之請曰既殺其子安用其母商人怒遂執單伯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葉子曰單伯左氏以爲王大夫而公羊穀梁以爲魯大夫道淫子叔姬而見執左氏固已失矣二傳亦得之而未盡也我伐凡伯以歸不言執穀梁謂以一人同一國大天子之命春秋施於夷狄猶爾豈中國執天子之使而反與諸侯之辭一施之乎王大夫適他國初不書於春秋州公如曹劉夏逆王后于齊皆因過我而得見也則單伯何以得獨書經書單伯至自齊且執王大夫而魯書至此尤理之必不然者蓋左氏傳事不傳義也公羊穀梁雖以爲魯大夫然求其執而不得則意其爲道淫不近人情愈甚蓋二氏傳義不傳事也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商人舍之庶弟商人既弒舍不禮於叔姬因單伯之請而執單伯故又執叔姬再見齊人別單伯之執非一事也凡國君自執其國人未有書執者子叔姬則何以書執春秋天下之大教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言夫人姬氏則不可書執言子叔姬則可書執故以父母之辭言之若魯人然不使得見爲齊君之母所以存教也舍未踰年既成之爲君而正其弒則商人之罪無所逃矣故不再貶使天下之爲母者存亦以絶商人於天下也

十有五年春王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聘

司馬官舉者也華孫華耦也官舉則何以復稱氏而不名貶也華樂皇皆戴族襄夫人殺大夫司馬三族與焉昭公立而不得自爲政華孫於是出而來盟以爲能其官則非也故不言使而加氏其不得以名見焉者嫌其與楚屈完同辭也屈完以君命出而專盟者也華耦不以君命出而擅盟者也以爲若齊仲孫來則近之矣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內大夫葬歸不書此何以書録難也敖死齊人飾其棺而寘諸堂阜難毀以請期年猶未已立於朝

以待命魯人許之取而殯於孟氏之寢葬視共仲
君子以是録難也春秋一惡不再貶一善不再褒
難之善已特見於書卒此何以復書喪歸生雖許
復其位死不能終歸其葬猶不復也故曰書之重
辭之複其中必有美惡者焉春秋之意也何以不
言來齊人許而我受之於齊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为大夫如不書至大夫執而後書至大夫國體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伐而以同日入故見日卻缺以上下軍伐蔡曰君
弱不可以怠遂以戊申入會而以同日戰故先言

會而後言日伐而以同日入故先言伐而後言日
戰不爲期則近於詐伐不待服則近於陵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
盟于扈
此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
以不序不足序也齊子執叔姬晉率諸侯尋新城
之盟以謀伐齊晉受齊賂不克而還以諸侯爲不
足序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來歸出也何以不言子
出母也內女出皆以歸爲文見其以罪絕於夫之

國也故國君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主人對曰寡君固辭不敢矣敢不敬須以俟命天下豈有子而出其母者哉故以齊人來歸爲文曰齊人出之則可子叔姬無絶於商人者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城也諸侯之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中城郛郭也入其郛而不入其城是亦入焉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齊侯不肯與我盟也齊侯既歸子叔姬遂侵我西鄙我以季孫行父約齊侯而與之盟齊侯不肯與之盟故言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視朔不書此何以書言公之有疾也以公有疾而書則凡不書者皆公無疾而不視朔也古者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朔月則以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朔月則皮弁聽朔於太廟未有天子聽朔而諸侯不視朝者也蓋魯自是不視朔矣葉子曰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歟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春秋書不視朔之意也

不肯與大夫盟而後約若弗及然以齊侯爲慊矣桃丘我往而不肯遇故言弗遇陽穀齊侯來而不肯遇故言弗及盟

六月戊申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鄋丘秋八月辛未大
人姜氏薨
僖公之夫人也
毀泉臺
毀泉臺何以書不正其聽於神而疑民也有蛇出
於泉宮入國如先君之數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爲
妖遂毀泉臺非示民之道也葉子曰殷人率民以
事神先思而後禮孔子以爲其民之敝蕩而不靜
是以古者假思神時卜筮以疑衆者誅不以聽
孔子蓋知之矣故曰不語怪力亂神然後人知敬
思神而遠之故以泉臺一見決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稱人以弒微者弒君之辭也昭公既不得於襄夫
人夫人殺其大司馬而昭公無以自立矣即位
九年卒因昭公田率郊甸之師而弒公故以人弒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
葬我小君聲姜
聲諡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
于扈
扈之會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伯曹伯
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宋既弒昭公晉侯復合扈

之諸侯以討宋亂而後不能以諸侯爲不足序也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非正也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以弒微者弒君之辭也商人爲公子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游於申池二人遂弒公納諸竹中故以人弒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介公子遂叔孫得臣何以並見二卿共使也聘則何以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歟文公夫人姜氏生子赤其二妃敬嬴生宣公子赤嫡而幼宣公庶而長敬嬴私事公子遂以屬宣公文公薨遂於是欲立宣公問赤於叔彭生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對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云遂知不可乃殺彭生將見於齊侯而請之以其非常聘故以得臣共使見重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蓋使必以卿既圖事而後戒上介衆介則以宰命司馬戒焉司馬掌士衆介以士爲之則上介宜以下大夫得臣卿此非以爲介蓋共使者也葉子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僖公之弟

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始漸進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強矣文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秋公孫茲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然視三家爲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杞伐邾皆遂爲之魯之政蓋皆在遂焉文公立而遂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方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惟遂與叔彭生得

臣行父四人彭生旣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亦如齊公遂會齊侯於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蓋皆與聞乎弑者歟

冬十月子卒

此弑也何以不書弑內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爲弑不地則知其爲弑也遂旣以賂請於齊齊惠公新立亦欲親魯而許之故遂歸弑赤而立宣公何以不名未踰年君之辭也

大人姜氏歸于齊

歸者何大歸也子赤既死夫人無以容於魯執政於是謀而歸之齊執政謀之宣公從之齊人受之以爲一有禮義之心焉則不至於是也

季孫行父如齊莒茲其君庶其

稱國以茲衆茲君之辭也葉子曰茲君天下之大惡也春秋各正其名而無所加辭吾固言之矣而左氏不能盡辨乃曰茲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夫國有不幸出於爭奪以庶而篡嫡如齊商人者立非其正黜於強臣如晉里克者槩以爲君無道可乎君君臣臣天下之大義也必以稱臣而後爲臣之罪則稱國爲非其罪可乎此左氏不

傳經臆以爲說者也故名書其事雖或僅得之而終不免惑其私故於庶其共曰莒犁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惡僕益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茲莒公於密州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展輿因國人攻莒子茲之乃立若然則庶其當爲世子茲密州當爲公子茲何爲反書國與人乎以吾攷之庶其所謂多行無禮於國密州所謂虐國人而國人茲之者其言是也以爲僕與展輿之茲則不明春秋之義而妄信舊史之過矣惟公羊穀梁氏爲能近之蓋非傳經者不能辨吾是以於左氏所記事每不敢盡

以爲證必斷於經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之謂善學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見宣志也葉子曰隱公之弒公子繼弒而書即位見宣志也春秋於暈與遂皆無異暈也子赤之弒公子遂也春秋於暈與遂皆無異辭至桓與宣則書即位以著其意何也春秋以道治弒君者三而正弒君不與焉鄭公子歸生非本弒夷者也懼人之諸己而從之故夷弒不書公子末而書歸生楚公子比非親弒虔者也告之謀而不能拒故虔弒不書公子弃疾而書比晉趙盾非

實弒夷皐者也不討賊而居其位故夷皐弒不書穿而書盾書歸生者春秋之義也書比者春秋之情也書盾者春秋之教也暈與遂之罪固不得免矣然其所爲則桓宣之意也使以暈遂首惡則凡天下之爲篡奪而弒其君者皆得因人而免矣此桓宣所以書即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此喪娶也何以不言納幣在文公之世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文與宣皆喪娶也故出姜逆不稱氏穆姜至亦不稱氏其爲

賤之道同也何以不於其逆焉賤逆者未成婦也
至者已成婦也出姜公自逆不與其自逆而沒其
至則不得於至爲賤矣婦有姑之辭也
叔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甲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放者宥之以遠也古
者臣有罪待命於其境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
去謂之放晉與秦戰于河曲胥甲父佐下軍吏駢
佐上軍秦晉以力爭而民敝久矣秦師將退吏駢
欲薄諸河胥甲父不可而止秦師遂遁至是八年
晉患不得志於秦追咎胥甲父而放之非其罪也
故以國放凡以國放者大夫無罪而君放之也以
人放者大夫有罪而衆放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內田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宣公既請於齊而
以貶立故以濟西田賂齊爲之辭言齊取若非我
與之然齊稱人貶也曰濟西田不一地也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
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趙盾之師也不言趙盾不以大夫會君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崇國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公子歸生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受命于楚以伐宋華元不服而禦之故以華元及歸生言華元之主戰也君獲不書師敗績大夫獲書師敗績君重於師師重於大夫華元獲再見宋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此弒者趙穿也曷以爲盾主弒盾正卿也臣弒君在官者殺無赦盾有憾於靈公而出聞靈公弒不

越竟非君命而自復不討穿反與之並列於朝君子以爲此同乎欲弒靈公者特假手於穿爾是以探其惡而誅也葉子曰左氏記盾事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爲法受惡爲良大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有爲不爲爾使與聞乎弒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則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責之而況已出春秋書盾非以其實弒也穀梁氏載董狐之言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是蓋推盾之志而加之弒者也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

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則
盾爲實弑矣安有實弑君而爲法受惡是區區何
足言者猶得爲良大夫乎親弑其君者其惡易見
假手以弑其君者其惡難察使盾而得免則亂臣
賊子皆將假諸人以肆其惡甚乎親弑君者矣故
以趙盾一見法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三年之内不郊初未有書者此何以書爲郊牛之
口傷及牛死起也古者祭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
之官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

之朔月月半則皮弁素積以巡牲有帝牲有穜牲
何謂穜牲后穜之牲也郊必以祖配后穜祖也未
用謂之牛將用而全謂之牲故將祭展牲則告牷
牷之爲言爲其全而無傷也帝牛不全則振穜牛
而卜之穜牛不吉或死則不郊郊牛之口傷自傷
也改卜牛穜牛也傷者養之不謹死者若有譴之
者也以宣公爲事天者怠矣葉子曰先王養獸之
官曰充人其祀上帝享先王之牲繫於牢芻之必
三月初未有閒也散祭祀也牲則繫之國門而公
羊氏乃以爲帝牲在滌三月於穜者唯具是視記
禮者因之遂以爲事天神人鬼之別夫天地宗廟

先王以類求之者其文或有異至於齊明之誠豈有二哉此公羊氏之失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葉氏

宣公三

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不正其詐周也楚子將至雒觀兵于周疆假伐戎以過之於是問鼎輕重焉是以謂之詐周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不肯者非弗肯也義可從而不從曰弗肯義不可從而不從曰不肯鄭魯婚姻之國有莒怨公欲平之挾齊以脅焉義不足以服莒也莒人則不肯者非獨其君云爾

公伐莒取向

向莒邑也内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平人不肯而伐之莒固有辭矣又從而取其邑宜不能服莒也鄭亦自是不終其好而伯姬來歸矣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此弑者公子宋也曷為以歸生主弑宋欲弑靈公而謀于歸生歸生能為公子友則宋之惡可遏而靈公亦免矣既不以告反畏宋譖而從之則成宋之弑者歸生之為也春秋用法常施於所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則舉重於所疑則舉輕以見重宋之弑無可免之道而歸生嘗拒宋或疑於可免故治歸生則宋自見非以歸生薄宋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猶可為也至是更三時而再朝則魯失位而屈於大國至公而不可復亢矣

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迎叔姬
高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來歸寧也宣公在而子叔姬歸寧節矣何以書以高固之俱行也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免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至黃乃復有疾也不書有疾君行有疾可復臣行有疾不可復大夫以君命出致使雖死以尸將事復　廢命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何四時之常祭也四時常祭不書此何以書為仲遂卒猶繹起也仲遂弒君不得卒者也何以不言公子遂賊也賊則何以謂之仲遂宣公蓋

嘗賜之族矣曰是猶公子友之為季友者也垂齊
地何以地外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夏曰復商曰肜周曰繹萬舞
也籥節舞者也同謂之樂猶可以已之辭也禮大
夫死廢繹公知其當廢而猶舉之故去其有聲者
而存其無聲者以公為無恩也葉子曰大夫死而
廢宗廟之祭禮歟曰非禮也昔者曾子嘗問於孔
子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曰廢則非此四者皆不廢
也而況於宗廟乎然則繹之得廢何也繹非正祭

也禮有正祭有繹祭君子以為祭之所以事其先
者至矣而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為位於廟
門之外而賓尸謂之繹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
將事繹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禮既以是為差
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
聞其死而不哀者繹於祭為輕大夫於國體為重
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亦有時而可廢矣故檀弓
記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孔子以為非禮也卿卒
不繹則是特施之於繹而已春秋之時君臣之義
薄矣無罪而殺大夫無國而無有君子以為殺者
吾無以赦而死者又無以申其恩則天下無復與

爲臣者矣雖弑君之賊亦假之以致意故以仲遂
一見法焉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之妾母也何以稱夫人致之爲夫人也致之
則何以不言致之内辭也葉子曰魯之妾母五仲
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定弋也自仲子始見
於隱公之世春秋書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
宮初獻六羽以見譏然仲子不爲夫人於惠公則
隱公之譏如是而已至成風則僖公致之爲夫人
矣魯之妾母爲夫人自成風始書禘于太廟用致
夫人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秦人

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凡可以見譏者無不著所以
正妾之不得爲夫人也然而書薨書葬正以夫人
小君名之者蓋夫人之矣雖春秋不得而奪也自
敬嬴而下惟定弋以哀公未君未得致之爲夫人
而敬嬴定姒皆以夫人書使宣公襄公未嘗致之
爲夫人則春秋惡得而名哉由是言之自成風而
後凡爲妾母者蓋皆致之爲夫人而春秋不可以
偏書故於成風一見正而敬嬴以下無譏焉臣子
之義也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葬

敬謹也雨不克葬止而待之至於克葬禮也克之為言致力而後勝之者也不克葬非弗葬也欲致力而不得也葉子曰諸侯之葬為雨止禮數禮也古者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潦車載蓑笠蓋士之禮然言縣窆則有隧窆者矣言不封不樹則有封樹者矣言不為雨止豈固有為雨止者乎禮之降殺未有虛加之者亦各稱其情而已天子七月而葬所以待同軌諸侯五月而葬所以待同盟大夫三月而葬所以待同位非特以是為節蓋禮有略而可得為者有詳而不可得為者可為而

不為則緩緩則不恪不可為而為則亟亟則不保自大夫而上其禮以次加詳則有不可以遽為者葬不為雨止特為士庶人言之爾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況送死之大乎或者乃以為通上下之辭穀梁氏之失也

城平陽

不時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仲孫蔑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荀林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晉地也何以不言卒于會會散矣晉侯以疾留

而卒也卒于寢正也卒于外非正也卒人道之終

也正不正不可以不謹故凡不卒于正寢者必地

焉魯君卒于路寢小寢楚宮臺下且志況其國外

乎葉子曰吾何以知晉侯之爲會散而留也凡諸

侯卒于師言師卒于會言會非不地也日師與會

則既有地矣春秋諸侯擅相征伐盟會雖不能無

得罪於王法然有救災恤患謀事補闕之道焉故

凡卒於是者葬之加一等則春秋實不得不與也

不地而言師與會蓋録之也今會扈之後間有荀

林父伐陳之事而見卒非會散而何伐楚之役許

男在焉及其卒書許男新臣卒而不言師歸卒其

國中也扈之會晉侯在焉及其卒書晉侯黑臀卒

于扈而不言會卒于會散也吾是以知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

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

洩冶陳大夫之三命者也靈公之惡洩冶見其微

則當諫諫而不從則當去逮其宣淫於朝而後言焉洩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洩冶其猶可以爲罪歟曰昔者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孟子不多宮之奇之諫而以百里奚爲智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靈公之惡固有自來矣而孔寧儀行父者洩冶之所得治者也既不能誅二人以正一君又見不可而不能止雖未言之徒以殺其身則異乎從君於昏者無幾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貴於殺身者爲其足以成仁也殺身而不足以成仁何取焉然則比干非歟曰是不可

以一道也比干貴戚之卿微子既已去矣使比干而復去誰與扶其宗者故雖死不失其爲仁此君子所以立教也洩冶異姓之卿三諫不從則去而已何必至於死故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以洩冶一見法焉

十年春公如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其爲賂也曷爲歸之以我爲能事已也何以不言取濟西田也而齊人反歸之乎公以是病矣邴鄭邑也我非所當入而入故於入言我惡其取濟西我田也齊非所當取而故於歸言我惡其與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崔杼也何以舉族杼齊之世卿蓋力足以專齊者也其歸於是乎弒莊公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夏徵舒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孫歸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子王之季子也何以不名未大夫也未大夫則何以書愛之使行大夫之事也以爲愛其子則可以之行大夫之事則不可君子以天王爲愛其子而輕大夫也古者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二十而冠四十而仕五十而爵而後爲大夫雖天子之子猶士也故齊侯以其弟年來聘譏天王以季子來聘譏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

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嗛二穀不登曰饑

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通計之則有九年之蓄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爲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爲民者病矣何以於冬焉書冬五穀畢登之時也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外會夷狄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侯也會中國之禮也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強遂服于晉故即攢函以爲會攢函狄地也晉於是滅潞氏

甲氏及留吁以晉侯爲交夷狄而亂中國也葉子曰中國之惡夷狄久矣此固禮義之所不能及而何取於會乎雖楚之強主諸侯以爲會僅見於申然亦未嘗入其境而從之也自成之十五年吳始爲鍾離之會而我與晉齊宋衞鄭邾七國從之晉蓋不能有其霸自是遂復會于柤于向矣襄之五年吳始爲善道之會而我入其境蓋我欲叛齊而假吳以爲重自是遂復會于柤于鄫于棗皐矣此固中國之深恥也春秋所以皆殊會而主吳況於狄乎然吳之強天下莫與之爭則不可以不累書乃會戎狄於內則書公會戎于潛於外則書晉侯

會狄于櫝函纔各一見而已以爲是不足録者知
中國夷狄之辨則宜於此焉正之爾所以終見其
賤夷狄之意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人者何討賊之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此討賊也何以書入陳不正其欲縣陳也楚子之
伐陳蓋在殺夏徵舒之先方其始謂陳人無動吾
有討於少西氏遂殺徵舒而轘諸栗門孰知楚子
之非討賊哉謂之入陳不可也則書楚人殺陳夏
徵舒足矣及欲貪其地而有之雖能用申叔時之
言不終其志與得而不居者何以異則亦入陳而
已故於是再見入陳與入國之辭一施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陳大夫之三命者也納者何與
其納也公孫寧儀行父陳大夫之與君同惡者也
則何以得言納能討賊者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
赦靈公之死陳人未有能討徵舒者寧儀行父獨
訴之楚而君讎復雖欲不與之可乎然而以楚子
納寧行則可以寧行爲陳之大夫則不可故不繫
之陳不正其爲大夫而君由之以弑者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此入鄭也何以言圍與楚子也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不服楚子退師復修城而進圍之又三月始克入自皇門鄭伯降楚退三十里而與之平則圍鄭者楚志入鄭者非楚志也葉子曰楚圍鄭蓋怒其貳也以夷狄而爭中國雖有善焉義固不得與然此爲楚鄭言可也入國非諸侯之善辭自諸侯推之安有舉師問罪待之百日而不服雖得之有能不有其地與之平而去尚可以入國之罪責之乎春秋之法義不勝人則責其人人不勝義則責其義故言楚之於鄭則雖終天下而不可得若其義則諸侯之所不可奪亦不可以

楚而遂廢故以鄭一見法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聞楚平欲還先穀不可荀林父不能止而請戰故以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之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是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也何以稱人貶大夫而始同盟也葉子曰左氏以言恤病討貳則然矣而曰不實其言而不書卿豈以衛救陳而晉不討楚

伐宋而晉不救者數夫大夫盟而後能實惟向戌於宋爾春秋固有異文外此未有不叛者何獨於清丘責之是蓋知其爲貶而不知其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晉大夫之三命者也邲之敗固先穀之爲矣晉侯既釋荀林父已而恥不得志復殺先穀先穀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之殺先穀宜若有罪然而春秋以國書之何也古之任將推轂而命之曰閫外之事將軍主之雖君命有所不受

邲之役晉侯既以荀林父主中軍而先穀佐之師之進退實在林父舉六卿之衆不能奪一先穀遂至於敗使歸而誅主將非林父其孰爲之首乎及其請死乃釋之而不問既失刑矣已乃恥不得志獨追咎而殺之則先穀安得無辭此亦不免乎累上者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宋責清丘之盟而伐陳以其附楚也孔達背盟而救陳衛侯不能止晉人以爲討衛侯懼乃復殺孔達以說於晉孔達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
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此圍者楚子也不勝
將去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
見之各告以其情楚子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
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楚子於是引師而
去君子以是爲近王者之師也是子反華元也何
以書人不與大夫得專平也何以宋人及楚人華
元始告之曰憊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子反曰噫

吾聞之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
情也乃告之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
將去而歸是宋有以先得楚者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之別種也以歸囚服也何以名賤之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王之子札也召伯毛伯者何王之上
大夫也兩下相殺不盡此何以書不正其矯君命
以殺二卿也何以曰王札子王之所親貴者也何
以知其爲矯王命而殺之則當書天王殺其大夫
其子札忿怒而殺之則春秋所不書也蓋王孫蘇

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焉生殺王之大柄也札子得矯命而行之王之爲王者無幾矣召伯毛伯何以不名札子殺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札子之爲王親貴者歟王子而爲卿大夫以邑爵見者書邑爵以氏字見者書氏字其未爲大夫則繫之王而已子瑕子虎是也然而晉人親貴卓則有曰卓子者焉衛人親貴仅壽則有曰仅子壽子者焉當時之辭也札子其猶是乎故得竊君命而矯用之春秋所以因而不革也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藉而不稅野以一夫受田百畝積九夫以爲井以其八爲私田一爲公田謂之藉國中自園廛至于漆林各視其地而征之多不過乎二十有五寡者止于十一謂之稅藉以田稅以地未有田而以畝稅者也舉貢之法而加之藉非正也魯蓋自是稅畝矣初有終之辭也葉子曰魯固有藉矣而又稅焉此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歟

冬螽生

記災也未成謂之螽既成謂之螽冬螽未成之時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也曷爲以甲氏及留吁嫌紹吁之爲甲氏也

夏成周宣榭災

災左氏作火公羊穀梁作災當從二傳災天事也火人事也春秋災不志火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成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王之榭也

室有東西广曰廟無東西广有室曰寢有广無室曰武事也

秋鄀伯姬來歸

伯姬內女之嫁爲鄀夫人者也來歸者何出也何

以不言鄀人來歸伯姬出有罪之辭也

冬大有年

五穀皆熟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內大夫而後卒叔肸未爲大夫則何以書卒賢之也公子三命以名氏見再命以名見曰弟云者母弟也叔字也何賢乎叔肸宣公弦子赤而立叔肸不義宣公之爲欲去則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賢也葉子曰是外書所謂紀季蔡季者也内不可繫之國故舉字以加諸名之上然則與季友仲遂奚辨季友仲遂皆正卿也故可以功得賜族叔肸未嘗爲大夫也則不嫌於爲族是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各於其事察之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者何暴之自外而賊殺之也鄫子不名惡邾也執之于邾而用之其虐固已甚矣戕之於鄫則又甚焉故人邾而不名鄫子其爲惡至於此極則亦無所加辭也于鄫鄫亦有罪也國君而人得以戕之其爲國者亦已殆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卒始能以赴通中國也楚自莊王以椒來聘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椒以是得名故至是復能以其卒來赴進之也何以不書葬辟其號也録葬者當以主人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仲遂之子也葉子曰齊晉蓋相與爲強者也宣公既因齊以得位勢不得厚齊而棄晉三桓又附齊以自託者也故自即位聘好之使與身自朝

齊者無虛歲而未嘗一與晉通及三桓既張雖仲遂疑亦不能堪將謀去之非稍謝齊而假於晉不可故六年始爲黑壤之會則仲遂之志也明年仲遂卒十年歸父始見逮晉景公復霸我始與諸侯爲斷道之盟歸父之爲此行殆行先君之志歟不幸宣公卒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録焉故後書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辭繁而不殺以與其正吾以是知左氏之言爲有證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出疆未有書還者歸父何以書善之也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禮大夫出聘君薨

歸執去復命于殯如喘然後行喪禮季孫行父歸逐東門氏歸父還至笙墠帷復命于介袒括髮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以是爲善也葉子曰桓宣皆與聞乎弒而自立者也何以桓不書王而宣書王歟桓不書王非特以其弒也昔者衛州吁弒其君完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爲可桓公死而後錫命蓋爲身未嘗覲王則桓之爲君非受命於王者也宣不言錫命則宣固嘗覲於王矣覲而受命則春秋雖欲奪之王而不可也

成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

丘甲者何軍賦也古者謂甲士爲甲井田之法自九夫爲井積十六井而爲丘四丘爲甸而後有軍旅之賦舉甸之賦而加之丘非正也作者何起而用之也猶曰作其衆庶然葉子曰先王賦於民者二有口賦有軍賦口賦常賦也大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輦輦者是也然其爲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出牛馬至甸爲一乘然後甲士步卒具焉者司馬穰苴之法也然而司馬法甸而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周官或謂甸爲乘自天子建國至於大夫皆以乘爲差則甸固乘之所出司馬法蓋本於周特其損益不可知爾故周制有言六畜車輦者則牛馬在焉有言六畜兵器者則甲士在焉而魯以丘爲之是與子產作丘賦者同越先王之政而四之其厲民亦已甚矣蓋魯自是有以四軍出者非多作其民則何以能成左氏以爲有齊難故作丘甲此獨知之而公羊穀梁乃以工民爲言審農工不相亂則何待丘使而始譏乎彼固不知先王有作民之政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之別種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爲之辭曰敗績于茅戎言王之自敗非敗於戎云爾葉子曰魯言戰不言敗內辭也言戰而不言敗某師則我固敗矣敗所恥也戰非所恥也故以戰見敗戰者諸侯之所宜有也王言敗不言戰天下辭也言敗績則固戰矣自敗可言也戰而敗不可言也故以敗見戰敗者雖王亦或有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而戰故以良夫及齊師言良夫之主戰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